

7376
901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畢爾溫采夫等著
呂翼仁譯

開明少年文學叢刊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畢爾溫采夫等著

呂翼仁譯

開明書店

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(РАССКАЗЫ О ЮНЫХ ГЕРОЯХ)

每册定價 4,100 元

32 開本 122 定價頁

著 者	蘇聯 畢爾溫采夫等 (А. ПЕРВЕНЦЕВ)
譯 者	呂 翼 仁
原著版本	蘇聯國家兒童讀物出版局, 1946
出版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)
印刷者	華 義 印 刷 廠
發行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1952 年 9 月初版(1-10000) 分類 16 書號 1421(少)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目 次

不知姓名的孩子〔卡斯希爾〕	一
毛巾〔瓦西連柯〕	一〇
無名英雄〔鮑格達諾夫〕	一六
小狼〔烏斯賓斯基〕	二四
從伐拉阿姆島來的實習海員〔卡斯希爾〕	三七
新年的夜晚〔阿沙諾夫〕	四三
渡船〔潘吉里葉夫〕	五五
「九」號魚雷艇上的伐李卡〔畢爾溫采夫〕	七

不知姓名的孩子

前線司令部大廳裏面，指揮官的副官看着得獎人名單，正喊到一個人的名字。這時，從後面幾排的一個座位上，應聲站起來一個身材不十分高的人，面頰瘦削，皮膚黃得有點透明，活像一個久病初癒的人一樣。他向桌子走過去的時候，左腳微微有點兒跛。指揮官迎着他走了一小步，把勳章給他，緊握了一下得獎人的手，祝賀了幾句，然後把勳章的匣子遞給他。

得獎的人立正站着，鄭重地把勳章和匣子接在手裏，急促地謝了一聲，又像在隊伍中一般，很快地轉過身去。雖然那條受傷的脚不免有點妨礙，動作卻仍然很敏捷。他遲疑不決地站了一下，時而瞧瞧拿在他掌上的勳章，時而看看在座的那些光榮的同志們，隨即又立正了。

「許我說句話麼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指揮官同志……各位同志們，」得獎的人用不連貫的聲調，開始講起來，大家都感到這個人非常激動，「請容許我說一句話。在我生命中這一興奮的剎那，在我接到這偉大的獎品的時候，我想對你們說出一個人來。這個人應當和我並排站在這裏，也許他比我更應該得到這偉大的獎品。而且他爲了我們軍事的勝利，不惜犧牲了他青年的生命。」

他向坐在廳上的人伸出了手，勳章的金邊在他掌上閃爍。他用請求的目光，向廳裏環視了一周。

「同志們，容許我爲現在不和我在一起的這個人，盡一點我的責任。」

「說吧，」指揮官說。

「請說呀！」廳裏起了反響。

於是，他開始說了。

你們大概都聽見過，同志們，在P地區，有一個時期我方的形勢非常不利，非走不可。我們這個部隊，便負責掩護撤退。可是德國人已經把我們和自己人的聯繫截斷，不論向哪裏移動，都會遭到砲火。德國人向我們開迫擊砲，向我們潛伏的小樹林用榴彈砲轟擊；樹

林的邊緣，使用機槍掃射。時間過去了，我們充分地牽制了敵人的力量。在錶上看得出，我們的軍隊應該已經到達了新的地區，現在我們自己也該退回去和大隊合併了。可是無論如何都不能突圍；在這兒多呆些時候呢，也是絕不可能的，因為德國人已經發覺了我們，並且知道我方祇有很少一點人留在這裏，於是使用他們的「鉗子」，兜喉嚨把我們鉗住。結論是明明白白的——非繞道突圍不可了。

可是怎麼繞呢？哪兒有小路呢？向哪個方向走呢？我們的指揮官安德列·彼特羅維奇少尉說道：

「事前不偵察，什麼結果都不會有的。應當去偵察試探，看他們什麼地方有小空隙。要是找得到——我們便好鑽過去了。」

我立刻自告奮勇：

「少尉同志，讓我去試一試。」

他注意地瞧了我一眼。

這不是正文，不過該從旁表明一下：我和安德列都是柯列沙村的人，我們好幾次一同上伊謝季去捉魚，後來又同在列夫達鎔銅工場裏工作。一句話，是朋友而兼同志。他注意

地瞧了我一眼，皺起眉頭。

「好的，」他說，「去吧，這任務你明白嗎？」

他親自領我到路上，回頭看了一眼，拉住我的手。

「喂，柯里雅，」他說，「讓我和你訣別，以備萬一吧。你自己也明白，這是件性命交關的事情。不過既然你自己願意，我也不敢拒絕了。柯里雅，既去就努力吧，救救我們……我們這兒，超過兩小時便支持不住了，損失太大啦！……」

「算了，」我說，「安德列，沒關係，我和你又不是第一次遭到這種波折。一點鐘以後，你等着我吧！我會找得出辦法的。萬一我不回來，請你代我向親友同志們致意……」

於是我隱藏在樹後面向前爬去。先爬到一個方向試了一試——不對，通不過，德國人正向這邊展開了密集的砲火。我又向另一邊爬去，那邊，在小樹林邊上有一個谷，被水沖得相當深，谷的那邊是灌木叢，灌木叢後面便是路和茫茫的田野了。我向谷裏爬下去，打算爬近灌木叢，瞧一瞧田野裏有些什麼。當我沿着粘土向上爬的時候，忽然發覺有兩隻腳跟翹在我頭上的高處。我仔細一看，是兩隻小腳掌，腳底上有些乾泥，直往下掉。腳趾上當然也都是泥，還有些擦破了的地方，左腳小趾上繫着塊藍布，看來是受了傷。我對着腳

跟脚趾瞧了好久，脚趾在我頭上面不安地動着。忽然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想把這兩隻腳跟搔一搔。想了又想……我就檢起一片有刺的小草片，輕輕地在一隻腳跟上搔起來了。兩隻腳頓時都縮進了灌木叢。先前翹出腳來的地方，鑽出了一個人頭。樣子是那麽滑稽，眼睛帶着吃驚的神氣，沒有眉毛，蓬蓬鬆鬆的頭髮顏色都變了，鼻子上全是雀斑。

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在尋一頭牛，」他說，「你沒瞧見嗎，叔叔？牠叫做馬利施卡，白顏色的，身上一邊有點黑，一隻角向下翹，另外一隻根本沒有……不過，叔叔，你別相信……這些話我完全是瞎扯的……我這樣試探試探罷了。叔叔，你是從我們那些人裏面失散出來的吧？」

「你們那些人是誰呀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是紅軍嘍……不過我們那些人，昨天渡過河去了。叔叔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德國人會抓住你的呀！」

「喂，到這兒來，」我說，「你講給我聽聽，你們這兒的情形怎麼樣。」

頭又不見了，腳又重行出現。一個十三歲模樣的小孩子，沿着粘土的斜坡，像駕着小橇似的，腳跟向前，對着我滑下來，一直滑到谷底。

「叔叔，」他悄悄地說，「你快些離開這兒，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吧。那邊來來往往的有德國人，靠着那座樹林，他們架了四尊大砲；這邊，安放著他們的迫擊砲。再過去，一直到路的那一邊，什麼出路都沒有了。」

「這一切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我說。

「怎麼知道的？」他說，「從早晨到現在，難道我是白看的？」

「你爲什麼要來看呢？」

「看一看沒用嗎？……」

我開始盤問他。他把周圍的情形都告訴了我，我才知道，這個谷沿着森林，通得很遠，順着谷底走去，我們便能離開火線。孩子自願伴送我，於是我們從谷裏向樹林爬去。正爬着，忽然空中嘯了一聲，接着就是一聲巨響，好像一塊乾燥的大板一下子裂成幾千塊小片一樣；原來是德國人的地雷，就在我們旁邊把地炸開了。我的眼前發黑，過了一會，才把頭從撒在我身上的泥土中掙扎出來，四面張望了一下，心裏在想，我的小同志在哪裏呢？這時卻看見他慢慢地把蓬鬆的頭從地上擡起來，開始挖掘耳朵裏、嘴裏和鼻子裏的泥土。

「炸得這個樣子！」他說，「叔叔，我們真倒霉！……啊呀，叔叔，等一等，你受傷了！」

我想站起來，但是感覺不到有腳了。一瞧，血正從破靴子裏流出來。這時，那孩子忽然細聽了一會，向灌木叢爬去，朝路上瞧了一眼，又從上面滑下來，低聲對我說道：

「叔叔，德國人走到這兒來了！前面有個軍官。真話！快些離開這兒……啊，你，你傷得多厲害……」

我想動一下，但是好像每隻腳上都給繫上十普特●的重量一般。我爬不動，於是小朋友把我拖了下來……

「唉，叔叔，叔叔！」我的小朋友說着，差不多要哭了，「那麼你躺在這兒吧，爲了不讓他們聽見瞧見你……我去想法轉移他們的目光，等會兒再回來……」

他的臉色變得非常蒼白，以致雀斑顯得更清楚了，眼睛也在閃閃發光。「他在轉什麼念頭呀？」我盤算着，想要攔阻他，拉住他的腳跟。可是辦不到，只見他那雙支叉着骯髒腳趾的腳，在我頭上閃了過去——繫在小趾上的藍布，現在好像還在眼前——我躺下來細聽，忽然傳來了聲音：「站住！……站住！不許向前走！」

沉重的靴子，在我頭上軋軋地發響。我清清楚楚聽見德國人怎樣問他：

●普特：蘇聯重量名，約合三十六磅。——譯者

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叔叔，我在找一頭牛，」小朋友的聲音傳到我耳中，「一頭好牛，白顏色的，身上一邊有點黑，一隻角向下翹，另外一隻根本沒有。牠叫馬利施卡。你沒瞧見嗎？」

「有這樣的牛？我看你想跟我搗鬼！走過來！說你在這兒爬了那麼久幹什麼？我看見你怎麼爬的。」

「叔叔，我在找牛呀，」我那孩子又開始用哭聲回答了。

忽然，他那輕捷的赤着的腳跟，匆匆地向前奔去。

「站住！你敢上哪兒去？回來！我要開槍了！」德國人大叫了一聲。

在我頭上的高處，跟着鐵掌皮靴的沉重的響聲，隨即傳來一聲槍響。我明白了，小朋友是想把德國人從我身邊引開，故意離開這個谷，跑到另一邊去。

我沉住氣細聽。

又放了一槍。我聽見遠處有微弱的叫聲，接着就靜了下來……我像患了癩癩症似的掙扎着；牙齒咬着泥土，免得會叫喊起來；整個胸脯壓在自己的手上，免得它會抓起槍來，向法西斯匪徒射擊。因為我要完成任務，不能隨便暴露自己。要是沒有我，我們的人都要

犧牲，衝不出去了。

用肘子撐着，抓住了小樹枝，我開始向前爬……以後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當我睜開眼睛時，看見的是安德列的臉，俯在我上面……

就這樣，我們穿過了那個谷，從樹林裏衝了出去。

他住了口，休息了一下，眼光慢慢地環視着整個廳堂。

「同志們，這個人，我這個再生恩人，幫助我們的部隊逃出災難的人，顯然應當靠着這張桌子站在這兒。可是沒有做到……同志們，我對你們有一個要求……我們應該致敬紀念那個不相識的朋友——無名英雄……我連他的姓名都沒來得及問……」

大廳裏的飛行員、坦克車手、海軍戰士、將軍、近衛軍——這些光榮的戰鬥員，苦戰的英雄們，都靜悄悄的站了起來。他們站起來紀念這誰也不認得，誰也不知道名字的小英雄，並且向他致敬。廳堂裏的人默默地站着，每個人的想像中都看見面前站着一個蓬頭的男孩子，生着雀斑，赤着雙腳，腳趾上繫着一塊骯髒的破藍布……

毛巾

有一天，剛下過大雨，路上的坑裏都積滿了黑色的污泥。寥沙和他媽住的房子對面，一輛貨軍陷住了。發動機發狂似的怒吼，車輪不停地轉動，泥漿像噴泉似的射出去，可是載滿了貨的汽車，祇是震動，卻再也開不走。

寥沙從屋裏跳出來站在臺階上。從貨軍的顏色，他立刻猜到這是輛前方的軍用汽車。最近一個月中，這類汽車經過他們村莊的很不少，他已經習慣遠遠地辨別它們了。

透過司機座的玻璃——雨水沿着玻璃在滴——寥沙看見司機歪着嘴在叫喊。由於馬達的響聲，聽不見叫喊些什麼，大概是在咒罵吧。後來馬達停了，司機打開車廂的門，氣忿忿地說道：

「喂，站在那兒幹嗎，小孩子？拿塊板來！快些！」

寥沙向籬笆邊奔去，那兒放着一堆建築用的木料。他一下子就拿了兩塊板，拖着它們很吃力。走第三步的時候，寥沙一滑，跌到泥裏去了，一塊木板狠狠地打在他的腳上。可

是寥沙跳了起來，重新把板拖起。

「拿一塊吧，一塊就夠了！」司機叫起來，跑過去幫小孩子的忙。

司機的臉上已經沒有怒容了，他在微笑。

「螞蟻，你真是隻螞蟻！自己那麼小，卻拖着這麼笨重的東西。」

他把木板放在車輪下面的坑裏，重又爬進司機座。汽車開始響起來，慢慢兒爬出了泥坑。

司機煞住汽車，向漸漸暗下來的天空瞧了一眼。

「唉，怎麼走呢？每步路都有坑。可是戰爭卻不能等待呀！……」

「叔叔，」寥沙說，「往那邊走吧！路沖壞的時候，我們常常繞道從那面走的。我給你帶路，要不要？」

司機不信任地向孩子指點的方向瞧了一眼，又向路上看了看，想了一下，最後肯定地說道：

「好的，坐上來吧。」

寥沙毫不遲疑地鑽進司機座，汽油味兒衝進了他的鼻孔，但他也立刻感到機器裏發出

來的溫暖。汽車好像暴風雨裏的船隻似的，沿着高低不平的道路，東倒西歪地駛去。

他們走到村子邊，從不久之前收割過玉米的田中穿過，向遠處模模糊糊的小丘駛去。

汽車走得相當快，可是暮色凝聚得更快，重新走到路上的時候，天色已經完全黑了。

「再怎麼向前走呢？」司機自言自語地說，同時把汽車煞住，「這兒又是每步路都有坑了。」

「沿着邊走更糟，都是些大溝，」寥沙老練地說。

「不錯，」司機同意他的話，「要是翻了下去，骨頭都聚不攏了。」

這時馬達不響，砲聲聽得更清晰了，轟隆轟隆的震動着土地。還有些別的聲音，時而細碎密集，好像彼此競逐，時而又啞啞拖長，和砲聲混雜在一起。空中不時發出紫紅色的光焰，隨即又抖動着熄滅了。

小村裏的人們，焦慮地注視着這些光焰，已經第三天了。

司機一聲不響，把頭放在制動輪上。

「叔叔，」寥沙不知是什麼意思，低聲問道，「你是一直上前線去的吧？遠嗎？」

司機繼續緘默着。寥沙已經斷定，不是司機沒聽清他的話，便是聽見了不高興回答。

最後司機抑制住嘆息，說道：

「就是因爲太近！要是還遠，我就開前燈了。這兒不能開着燈走，德國法西斯者每一星燈火都注意的。」

「叔叔，那麼你等到天亮再走吧，」寥沙勸他，「我在這兒跟你作伴。」

司機微笑起來。

「和這樣一個伙伴在一起，有什麼不好坐到天亮！祇是別處在等着我們呢，」他又嘆了口氣，「喂，下去吧，孩子，回去吧，謝謝你。回去的路還認得吧？我走了，沒有法子，祇得在黑暗中衝了。」

寥沙默默地抓住車門上的把手，鑽出來站在踏板上，可是他並沒立刻跳下去。

「叔叔，他說，」轉角後面是山坡，跌下去連頭都聚不攏來。真的！」

「你爲什麼嚇我？」司機生起氣來，「回去，我叫你回去！」

這時，寥沙出人意外地堅決地說道：

「叔叔，我想起來了：給我一塊毛巾，我帶着毛巾走，一直走到前線。」

「什麼——？」司機拖長了聲音問，「什麼毛巾？」